

小说 间

夷梦◎著

诡秘的深情隐藏于大漠深处  
蓦然回首，波澜壮阔的一生不过是黄粱一梦

# 天命朱颜

TIANMING  
ZHUY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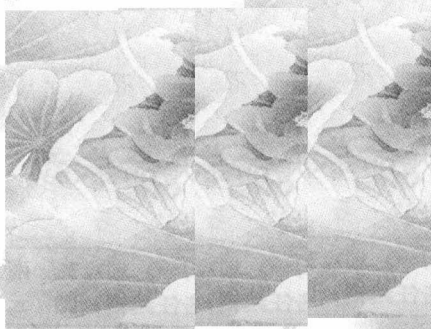
珠海出版社

甜酸 (CIP) 目錄 五 夷梦◎著

# 天命朱顏

诡秘的深情隐藏于大漠深处

蓦然回首，波澜壮阔的一生不过是黄粱一梦



■ 珠海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天命朱颜/夷梦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10. 8  
(宫小说系列·第3辑)

ISBN 978-7-5453-0391-9

I. 天… II. 夷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13969号

## 天命朱颜

夷梦 著

---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---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

电 话: 0756-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

网 址: [www.zhcbbs.net](http://www.zhcbbs.net)

E-mail: [zhcbbs@zhcbbs.net](mailto:zhcbbs@zhcbbs.net)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50.25 字数: 87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8月第1版

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3-0391-9

定 价: 72.00元 (全三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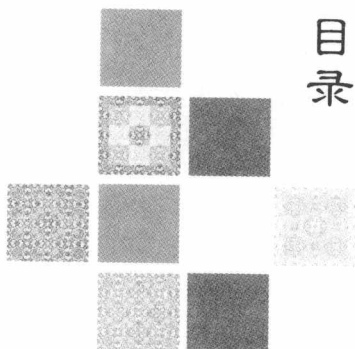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# Contents

## 目录



|      |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--|----|
| 001/ | 楔子   |    |
| 005/ | 第一章  | 长信 |
| 021/ | 第二章  | 出京 |
| 039/ | 第三章  | 边关 |
| 055/ | 第四章  | 蝎王 |
| 065/ | 第五章  | 公子 |
| 080/ | 第六章  | 对弈 |
| 096/ | 第七章  | 墨者 |
| 105/ | 第八章  | 俘虏 |
| 115/ | 第九章  | 南奴 |
| 132/ | 第十章  | 流产 |
| 141/ | 第十一章 | 复仇 |
| 154/ | 第十二章 | 重逢 |
| 172/ | 第十三章 | 入宫 |
| 181/ | 第十四章 | 诗会 |
| 198/ | 第十五章 | 贬谪 |
| 216/ | 第十六章 | 大火 |
| 233/ | 第十七章 | 立后 |
| 245/ | 第十八章 | 闭宫 |
| 251/ | 第十九章 | 情错 |
| 259/ | 第二十章 | 归宿 |

## 楔子

点一把烛火，燃掉这尘世，也燃掉对爱失却的那颗心。旧尘往事，不再关己。

“啪”，高脚青铜龙灯里爆了个火花，将一张素颜苍白的脸照得亮了一亮，又倏地暗了下去。

她在等待，等待那个人回心转意。

“娘娘，皇后娘娘！”翠绿宫装的少女跌跌撞撞地跑进来，扑到她脚边，“皇上已下旨，将国丈一家满门抄斩，废您为庶人，圣旨眼看就要到了啊！”

她纤弱娇美的身子微微一颤，脸色并无太多变化，而眸中那最后的光芒却一点点淡了下去，直到化为轻烟。

“圣旨到——”太监总管拖着长长的尾音，带着几个宫人疾步走进殿内，“皇后接旨！”

她冷着脸，一动未动。

太监总管不屑地哼了一声，你都要被废了，摆脸子给谁看？于是兀自展开明黄色的绢布卷轴，尖声道：“皇后钟氏，身为后宫，妄议国政，诬陷忠良，又三年不曾有孕，难以奉宗庙、母仪天下，今收回皇后玺绶，迁居长信宫，钦此。”

她静静地听着，每一个字，都死死地铭刻在心里。

那个黄袍的少年，执着她的双手，说要与她厮守一生一世的情景，仿佛还在昨日，转眼间，红颜未老，恩已断了。

妄议国政，诬陷忠良么？那江王也算忠良？满朝文武都知道他的野心，只有你蒙在鼓里。

“皇上的口谕，皇后失德，皆因身边小人挑唆，景阳宫上下宫女太监，无论品级，一律处死！”总管太监朝身后的小太监使了个眼色。太监们会意，将一众宫人赶到殿中，宫人们哀哭着，嘶声求她救命。

“住手！”她终于慌张起来，厉声道，“与他们无关！皇上要处死，就处死本宫好了！”

总管太监哼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送他们上路！”

“我看你们谁敢！”她站起身，狭长的眼眸中漾起威严森冷的光。太监们都吓了一跳，愣在原地不敢动弹。

“娘娘，对不住了，咋家也是奉旨行事。”总管太监嘿嘿冷笑两声，一挥手，便有两个小太监过来，一人抓住她一只胳膊，押在地上。

“行刑！”

“是！”太监们答应一声，将宫人绑上长凳，是宫中秘密的气闷之刑，用薄薄的黄纸，浸了水，一张张蒙上人的脸，再也吸不进气息，活活闷死！

“不！住手！”她嘶声叫道。贤妃入宫，她日渐失宠，景阳宫日渐冷清，只有这些宫人们对她不离不弃，如今，连这最后一点温暖，他都要夺走吗？

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绳索下挣扎着，然后慢慢地衰弱下去，直到再也无声无息。

她的心，也跟着凉下去，凉下去，直到结成寒冰。

“来人，送娘娘去长信宫！”总管太监尖声尖气地喊道，“咋家还要去向皇上复命，你们好生伺候。”

她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被拖进长信宫的了。这座年久失修、冰冷阴森的宫殿，曾埋葬过多少深宫怨女的灵魂，但再冷，又能冷过她的心么？

接下来的日子，如同煎熬，无论夜里再黑再冷，她也不曾点灯。漆黑的宫殿，一如她漆黑的生命。不知从何处传来的更漏声。一滴一滴，她倚在宫门前，望着远处灯火通明的景阳宫，很快，那里就会有新主人了吧。

宫后有一处小园子，长久无人打扫，杂草已长得跟膝盖一般高了，只是几株白牡丹开得茂盛，不知何时种下的，灿若白雪。

许久以前，曾有一个少年，在同样美丽的牡丹园中许给她一生一世，她也曾横抱着琵琶，弹奏那曲《上邪》。

“上邪！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！”

如今，山依然有陵，江水滔滔、天地分明，只是，已经长信一步地，不肯暂回车了。

父亲尽心为国，钟家满门忠烈，如今却落到这步田地，该恨么？还是该悔？悔不该弹劾江王，悔不该忤逆君意，悔不该与江王义女贤妃争宠？

这江山，眼看就要断送在他的手里了啊！

每日送来的饭食越加少了，这一日，天色渐晚，却未曾有人送饭，她不禁有些疑惑。刚入夜，便听见有人提了灯笼，匆匆来到宫门外，然后便是钉钉子的咚咚声。她一惊，似乎预料到了什么，冲到宫门前，捶打着朱红斑驳的大门：“你们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”

“皇后娘娘有命。”依然是那太监总管，嗓音里夹杂着幸灾乐祸与阴狠，“钟庶人应当在长信宫中好好休养，任何人不得觐见！”

不得觐见？连送饭的人也不能么？

她要饿死她？

贤妃，你好狠！

门窗都被钉死了，她失魂落魄地来到后院，无力地伏在桃花树下，风一吹，花瓣簌簌而落，落在她的眼帘上，竟生生地疼。

你们，始终不肯放过我吗？

我，不会让你们如愿的！

像是打定了什么主意，她毅然决然地站起身，回到长信宫正殿，取出火折子，第一次点亮了烛台。

就算要死，也绝不死在你们手里！

她举起烛台，点燃重重帘幕，火舌放肆地舔舐这座冷宫。她咬着一缕青丝，站在火焰之中，一如三年前册后时那般高贵威严。

火光中，她仿佛又看到那黄袍的少年，在白牡丹花丛中向她迎面走来。

清儿，我来接你了。

未央宫中，身穿黄袍的少年君王正在批阅奏折，风将灯火逼得如同一豆。他生生地打了个寒战，皱起眉头。

宫外传来喧哗声，他不悦地道：“德安，是谁在喧哗？”

名叫德安的太监小跑着进来，急道：“皇上，不好啦，走水了！”

“什么？走水？何处走水？”

“是地处偏僻的长信宫。”

长信宫？那不是……不是清儿所住的……

“大胆奴才，还不赶快救火！”皇帝大惊道，“快，移驾长信宫！”

“皇上。”一道倩影出现在宫门外，温柔而妩媚地拦在他面前：“皇上，不可啊，长信宫走水，火势很大，望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。臣妾已经派人去救火了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不过这等火势，恐怕……恐怕钟姐姐……”她没有再说下去，以袖掩面，装作一副哭泣的模样，少年皇帝心头一凉，后退两步，“真的……救不了了吗？”那洁白胜雪、耀若星辰的白牡丹，他始终失去了。

## 第一章 长信

事隔多年，她回到他身边，是不是只有爱沦落到共同的境遇，才显得更珍贵？

风摇动烛火，一如三年前那个失火的夜晚。

长信宫烧成了焦土，从里面抬出一具焦尸，他不敢看。事后命人照原先的样子重建了宫殿，用以纪念那个永远也回不来的人。

只是，他从未想过，有一天，自己也会住进来。

不，是被关进来。

江王势力太大，权倾朝野，他终于隐隐发现他的不臣之心，稍夺其权，谁知江王竟然带兵逼宫，迫他退位，禅让于鲁王之子，改元赤诚。

如今，悔之晚矣。

而他的皇后，江王的义女杨怜儿，竟然又嫁给了新帝为正宫。这等有悖伦理纲常之事，竟然被那逆臣贼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办妥，满朝文武，竟无人敢进言。

不知是为了羞辱，还是怎的，册后前夜，杨怜儿来这长信宫，头戴三龙九凤冠，珠翠叮当，依然美艳高贵。他恨恨地问：“是江王逼你的吗？”

杨怜儿微笑：“是本宫自请的。”

他心头一凉：“你是我的妻子！”

“以前你是皇帝，本宫自然是你的妻子，现在，你不是了。”她笑得残忍。废帝不敢置信地望着她，这还是那个温柔可人、贤良淑德的妻子吗？或者，那一切，不过是一场戏？

“你，你竟如此不守妇道！”

“你有什么资格骂本宫！”杨怜儿眼中溢出一丝怨毒，“你是宠我，对我百依百顺，但你……”下半句卡在喉咙里，她没能吐出来，只是狠狠地一甩袖

子，“我说过，你已经不是皇帝了！”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

他笑得有些无力，宫门已经被封死了，木板钉得重重叠叠，新帝……不，江王始终不能容他。

君王本就应该死于社稷的罢？饥饿令他无力，他挣扎着来到后院，连杂草、树叶都已经被太监给刮走了，断了他最后的活路。他靠在树下，又想起那个横抱着琵琶的女子，她的一颦一笑、一言一语，都只为他。只有她，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女人。

白首，还得是发妻啊。

只可惜，现在醒悟，已经太晚了。他杀了她所有的亲人，就算在另一个世界再会，她也绝不会原谅他了。

“清儿，这牡丹像你。”他曾这样对她说，如今，牡丹已经零落成泥，被践踏入土中。

他曾拥有过一切，现在，都失去了。

啪，有东西掉落在脸上，他摸了摸，是鸟粪。一只鸟窝夹在光秃秃的树杈之中。他心头一喜，用尽最后的力气奋力地摇动树干，鸟窝落了下来，三只嗷嗷待哺的幼鸟摔得奄奄一息。

他抓起鸟儿，塞进嘴里，胃饿得太久，鸟肉像是坚铁，痛得他额头满是冷汗，但他还是硬咬着牙吞下去。

他不甘心，他要活！

头上，有母鸟哀鸣盘旋的声音，正当他要把第二只塞进嘴的时候，一只手悄无声息地伸过来，以一种轻柔如春风的姿势，将鸟儿夺下，身形起落，鸟窝又重新夹在树枝之间了。

大红的上衣、碧绿的下裙，青丝在头顶绾好，一身宫女的装扮。他怔怔地望着，望着，一时失神，良久，终于苦笑：“清儿，你，来接朕了么？”

冷冷地，一只羊皮水袋扔在他面前，他也顾不得许多，抓起来便喝，活了二十多年，从不曾觉得凉水也这般清甜。

胃总算舒服些了，他神智也渐渐清明，知道自己还未死，可是……眼前的人，又是谁？

“你……是什么人？”

“皇上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不过三年，就把臣妾忘了么？”略有些尖酸和嘲讽的语气，与记忆中那个倔强却温柔的钟品清相去甚远，但细细看那张脸，却是分毫不差的。

“清儿……真的是你，朕在做梦么？”他无力地抓住她的裙裾，她往后退了一步，“跟我走吧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难道你想饿死在这座坟墓里么？”她冷然道。

她，是来救他的？

他喜不自胜：“清儿，你原谅我了么？”

“不，杨恪，我恨不得杀了你！”钟品清压低声音，但每一个字都带着怨恨，“但比起让你死，我更见不得害死我全家的罪魁祸首在庙堂之上颐指气使！我回来，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江山社稷、黎民百姓！”

江山社稷、黎民百姓，三年前，她也这般对他说，只是，那时候他听不进。有太多的话想说，如今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良久，他问：“我们怎么出去？”

“你以为，我是怎么从火中逃生的？”这句话，转瞬间便燃起废帝的希望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跟她回到大殿。床铺的后面有一盏高脚的凤凰灯台，他依稀记得，整座宫殿都烧没了，只有这灯台纹丝不动。

钟品清握住那只凤凰，往左转动了三次，又往右转动了三次，然后往下用力一按。

哗啦，床下的地板移开，露出一条幽深的地道。钟品清举着一盏小灯台，跳了进去，杨恪紧跟其后。

真没想到，长信宫中竟然有这样的密道，莫非祖先早就预料到，总有一天会有人谋反么？

似乎看出他的心思，钟品清冷笑一声：“前朝皇宫被一把大火烧尽，皇帝皇后、公主皇子无法逃脱，全都葬身火海。本朝太祖吸取教训，在宫中挖下数条地道，直通城外，以备不时之需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，“只可惜今日的帝都比之太祖时又扩大了不少，地道虽在，已不能通往城外了。”

杨恪微微皱眉，这等机密之事，连自己都不知道，清儿又是如何得知？

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终于看到一线亮光，原来是一口枯井，只是井口已被大石堵住。钟品清也不惊慌，在井下微微撮起朱唇，吹了一声哨子，大石一动，有一女声问：“是品清么？”

“是我，快把石头移开，扔下绳子来。”

巨石真的被挪开了，一条拇指粗的麻绳吊下来，钟品清揽住他的腰，抓住绳子，足尖在长满青苔的井壁上点了几点，便掠出井外。

原本杨恪以为井外定有几名壮汉，但这荒芜的院子里，竟只有一个女子，

而且是一个红发碧眼、肌肤胜雪、模样绝美的异族女子，眉角唇边满是妖冶妩媚。

他贵为君王，异族的女人也见过不少，每一年他的万寿节，都会举办盛大的宴会，满朝文武，想着法子博他的欢心，来自西域各国的舞姬们在皇极殿上舞动长袖，色目人、粟特人、天竺人、安息人，那座金碧辉煌的大殿，八方来朝，风光无限。

如今，荣华富贵，都如过眼烟云。

星眸流转，那色目少女望了他一眼，轻笑道：“这就是你的男人？这等瘦弱的身子，果然是个太平天子，你还真指望他能夺回天下？”

钟品清不满地皱眉：“废话少说，衣服呢？”

红发少女打开包袱，取出两套普通百姓的行头，扔给二人。杨恪背过身去，脱下明黄色龙袍，露出一段雪白的身子来。那异族女人笑道：“还怕人看呀？就你这身板，求我看，我还不高兴看呢。”

“菲儿！”钟品清微怒道，“说够了没有！”

名叫菲儿的少女满脸恶作剧地笑。杨恪有些不满，这女人果然是异族蛮夷，毫无礼数。

“菲儿，你太过显眼，我们分两路回客栈。”

菲儿朱红的唇角往上勾了一勾，少年天子便觉得面前红绢一荡，红发少女已不见了踪影。

夜空沉静，宛如止水。

杨恪问：“这女人什么来历？”

“这个你就不必细问了，她虽浪荡不羁，倒还是信得过。”钟品清对他依然冷冷的。他望着那张月光下淡然的容颜，愧疚之心油然而生，执起她的双手，“清儿，你瘦了，也黑了，这些年，受了不少苦吧？”

钟品清眸中有一丝慌乱闪过，抽回手去：“走吧，江王想要饿死你，想必近日之内不会发现你不见了。”

出了这荒院，一路走来，街道上安静得有些诡异，路边店铺的幡子在晚风中飞扬，猎猎作响。杨恪看着眼熟，惊道：“这不是芳汀街么？半年之前朕……我微服私访，这一片应是夜市，极为繁华啊，怎么一个人影不见？”

曾经的皇后冷笑：“江王逼宫，拥立新帝，施行新政。这政令刚刚颁布了不到一月，京城就开始萧条。这还算好的，南方和西北已有大大小小的起义数起，再加上黄河水患，南方灾民遍地，许多都涌入京城来了。”

杨恪开始皱眉，江王的新政他略知一二。他还当政时，江王便提出了数条变法之策，虽乍听之下有理，然细细想来，却是很难推行，且并不适合民生。

若真施行，恐怕大曦国危矣。

芳汀街的尽头，有一座香来客栈，名字俗，摆设也俗，是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小客栈。开门的是一个睡眼蒙眬的小二，打着哈欠带二人来到后院的天字号房，房内倒是极干净。

“你好好歇着吧。”钟品清轻声嘱咐，转身出门，他连忙问，“你要去哪里？”  
“我睡在隔壁。”

他诧异：“我们是夫妻，不睡在一处么？”

钟品清冷笑：“你忘了么，我们早已不是夫妻了。”

杨恪心头一痛，看着那扇雕了花草的门轻轻掩上，灯火被风摇晃了一阵，他的心也跟着摇晃。这三年，他究竟有多少时日在思念她呢？想必是不多的，除了日理万机，料理政务，还要与江王周旋，晚上回后宫，还有年轻貌美的众多妃子。

如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她却在他身旁。

真是讽刺啊，他宠着的，舍弃了他。他负了的，却不离不弃。世事无常，人情冷暖，只有在繁华至极转而困顿的时候，才能看清这尘世。

这一夜，他无眠。

第二天一早，钟品清便端了一碗清粥进来，带着些许肉香的粥在他口中慢慢化开，这种味道悠远绵长，仿佛是上一世的味道了。

门忽然开了，进来的是菲儿，一身色目人的打扮，红发在阳光下更加耀眼，映衬得她的肌肤更白：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已经妥当，你准备的东西呢？”钟品清平静地问。

菲儿笑意盎然，将一大包东西放在桌上。杨恪感到一股刺骨的凉意和馨香，钟品清掀开包袱的一角：“很好，走吧。”

杨恪一愣：“你们要去做什么？”

“还有一个人，不得不救。”钟品清眼底溢出一丝寒光，“你在客栈里好生住着，切不可外出，以免被旧臣认出。”

杨恪沉思，微微点头。

京城桃源街的尽头，是一处断头场，这里有一个方圆数丈的石台，台面上染着血，一层一层，都渗进了石头里，再也抹不去。

谁也不知道，这石台下压着多少忠烈、多少冤魂。

今日，断头台边又围满了京城百姓，只是没有了往日看热闹的喧哗声，所

有人都深深望着台子上跪着的那个男人，他已年过半百，长须及胸，虽头发散乱，身穿囚衣，依然掩盖不住那一身的正气。

那双眼睛，不怒自威。

传说，在军阵中，曾有敌军将领被他这一双目骇得从马上摔下来，被爱马生生踏死。

所有人都知道，今日要斩的，是当朝第一名将——慕容北。

他是一个传奇，他麾下的十万铁甲军，是大曦朝的精锐之师。二十五年前，他在北部边关与犬戎大战，以三万人对抗犬戎军二十万，大获全胜，一战成名。从此后二十多年，未尝一败。

但他现在却败了，不是败在战场，而是败在官场。他念及先帝知遇之恩，对已被废黜的节律帝死忠。江王逼宫之后，发兵围住他的府邸，他命一家老小尽数自尽以尽忠，然后一人一剑，端坐于大堂之上坐待锦衣卫，一身正气，竟无一人敢上前。还是江王许下重赏，锦衣卫才将之擒获，也被他砍杀数十人。据说在诏狱之中，竟无人敢对他用刑。

监斩台上一名官吏看了看天色，小跑着来到监斩官的面前，谄媚地笑道：“侯爷，午时已到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坐在雕花红木椅子上的西宁侯懒洋洋地问，那官吏一迭声地点头，“是啊，侯爷，可以开斩了。”

“本侯爷监斩，什么时候需要你来发号施令？”西宁侯有些不悦。

他连忙道，“不敢不敢，只是误了时辰，怕江王爷怪罪啊。”

西宁侯慢吞吞地拿起牌子，用朱砂在慕容北的名字上一钩，往下扔去：“斩吧。”

官吏立刻大喝：“开斩！”

坦着胸脯的刽子手喝了一口酒，往刀上一喷，台下已经有人发出呜咽之声：“将军，您冤枉啊。”

慕容北毫无惧色，刽子手举起刀，正要挥下，天空中忽然红绢一闪，鹅毛大雪簌簌而下，迷了他的眼，他不由得后退了几步，放下刀。

“雪！是雪！”漫天的白雪，百姓开始骚动，“六月飞雪，千古奇冤啊！”

“慕容将军冤枉啊！”喊冤之声一浪高过一浪，群情激奋。那官吏见势头不对，连忙喊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，快斩！”

刽子手又要举刀，一块红绢不知从何处飞来，围住石台，两个穿着普通衣服，脸蒙黑布的女人落在台上，手起刀落，刽子手倒地而亡。

“将军，快跟我走！”钟品清解开他的绳子。他正气凛然地说，“我不走，

天子身陷囹圄，生死未卜，我有何面目对天下人！”

钟品清将蒙面的黑布一拉：“慕容将军，你要是死了，更无面目见天下人！”

慕容北不敢相信地望着她：“你，你是钟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快走！”钟品清将一件百姓衣服往他身上一披。裂帛之声响起，红绢被绣春刀劈开，早已埋伏好的锦衣卫跃上石台。菲儿笑道：“有趣，真是有趣。”说罢，红绢翻动，竟如一条红练，任绣春刀再钢再强，在红练涌动之下，也化为绕指柔。

人群之中，有数人不动声色地蒙上黑布，执剑跳上断头台，迎战锦衣卫，兵戈交击，其中一人喊道：“快带慕容将军走！”

钟品清与菲儿互望一眼，扶起慕容北，跳入人群之中，锦衣卫想要追击，却被激愤的百姓挡住，进退维谷。

官吏脸色一白：“侯、侯爷，有、有人劫法场！”

“慌什么？”西宁侯依然是懒洋洋的，“取我的箭来。”

旁边的侍从捧上箭，他接过来，霍然起身，搭弓上箭，动作娴熟，如行云流水，狭长的眸中迸出冰冷的杀意。

破空之声响起，宛如撕开了天幕，菲儿一惊，还未来得及回头，箭已射入后腰，她惨呼一声，扑倒在地。钟品清惊道：“菲儿！”

“别管我！”菲儿满头冷汗，勉强露出一丝笑容，“快走，他们奈何不了我！”

钟品清咬了咬下唇，随着人流而去。出了桃源街，钟品清取下黑布，一道人影忽然来到她身后，慕容北回头，一拳击出，却生生停在那人的面前。

“皇，皇……”他激动得有些颤抖，杨恪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“老将军受苦了。”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钟品清怒道。他目光一敛，“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来冒险，快，回客栈再说！”

“啪”。

菲儿被吊在半空，脖子上多出一条鞭痕，有极小的血珠从红痕中渗出来，行刑的锦衣卫卷起袖子，怒喝道：“说不说！”

“我不是都说了吗？”菲儿像是完全不在乎疼痛，笑道，“我只是一个色目女奴，听主人的命令行事。”

阴暗的诏狱，灯火都仿佛透着阴森的味道。法场被劫，兹事体大，主审的是锦衣卫指挥使唐风，一脸的络腮胡，细小的眼睛里透着精光，直勾勾盯着这红发的美人：“你主人是谁？”

“我刚被买来不久，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。”顿了顿，菲儿神秘地说，“对了，我曾听旁人提过他的名字！”

唐风身子往前一倾：“叫什么？”

菲儿歪着脑袋，作冥思苦想状，良久，恍然大悟道：“我记起来了。”

“快说！”

“他叫唐风。”菲儿认真地说，“好像还是锦衣卫指挥使呢。”

唐风大怒：“你这个臭婆娘，竟然敢耍我！打！给我狠狠地打！”

鞭子如同雨点般落下来，菲儿的脖子上又多了几条血痕，不知是怜花惜玉还是怎的，行刑的人竟然没有打她的脸。

一阵爽朗的笑声响起，唐风有些不满地往旁边望了望，那是受命前来监审的西宁侯。这位侯爷出生高贵，母亲是江王的妹妹，钦封的昭安公主，于多年前过世，他袭封了侯爵。原本江王对他寄予厚望，怎奈他是个纨绔子弟，整日里只知欢场买笑，游历于脂粉堆里。他长得极为英俊，星目剑眉，一头乌发绾在头顶，眉眼如画，仿佛从仙人画里走下的仙人。据说能得到他召唤的青楼女子，立刻就会身价百倍。

不过是个百无一用的小白脸！唐风在心中恨恨地想，面上却不得不摆出一副笑脸：“侯爷有何吩咐？”

“真是个有趣的姑娘啊。”西宁侯轻摇折扇，饶有兴味地望着菲儿，“真没想到，世上竟有这样的绝色。”

皮鞭将菲儿打得衣衫褴褛，行刑的觉得碍事，一把扯下她的上衣，丰满的胸部如同脱兔，轻轻地跳动了一下，出现在这一干男人的眼前。

所有人都愣住了。

她洁白如玉的肌肤上，各种伤痕纵横交错，没有一寸完整无暇，触目惊心。难以想象，她究竟受过什么样残酷的刑罚？

菲儿忽然放声大笑起来，笑声放荡而凄厉：“怎么？难道大曦朝的刑讯这么温柔么？”

不知从哪里来的阴风，猛烈地晃动了油灯一阵，在这摇动不安的昏黄灯光下，唐风看到这色目女人映在墙壁上的影子，居然有一对长长的山羊角和宽大的羽翼，妖诡莫名。

一盏油灯被风吹熄了，行刑的锦衣卫吓得双腿一软，跌倒在地：“妖，妖怪！妖怪啊！”

“住口！”唐风踢了他一脚，心头也不禁发憷，这蛮夷女子不知道是什么来头，恐怕久留生变，但又不敢擅自做主将她杀了，王爷那里交不了差。只得

回头问西宁侯：“侯爷，这妖女留不得啊，若是传出去，有损我大曦朝的威仪，您看……”

侍从捧上一杯茶，西宁侯接过来，轻轻饮了一口：“我听说，你们锦衣卫有一个刑罚，叫‘铲头会’？”

所谓的铲头会，就是把犯人排成行掘坑活埋，只剩头露在地上，然后用大斧削过去，一斧头砍下几颗头来。

唐风点头：“是，侯爷想用这刑？”

“就这么办吧。”

半个时辰之后，菲儿已经被埋在一块空地里，旁边生着一堆火，西宁侯坐在红木椅上，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。一排锦衣卫举着火把，立在他身后，他朝唐风使了个眼色，唐风会意，朝刽子手道：“行刑！”

刽子手举起一把巨大的斧头，刀刃锋利，映照着他丑陋的脸。他猛喝了口烧刀子，抡起斧子，一斧劈下，红发的人头飞起，跌落在地，滚了几滚，没了声息。

西宁侯对待从道：“妖孽的头，不必验了，烧掉。”

“是。”那侍从捡起头，扔进篝火之中，火猛地一起，又弱了下去。不知从何处来的阴风，刮得火把一阵乱舞。唐风心想莫不是妖孽作怪，还是早点离开为好。便转身道：“侯爷，既然人已死，属下就先告退了。”

“他们应该还在城中，这几日仔细搜查，切不可懈怠。”西宁侯以扇掩面，打了个哈欠，“天色晚了，本侯府中新收的歌姬可是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唐风点头笑道：“属下不打扰侯爷，告辞。”

锦衣卫撤走之后，西宁侯朝侍从使了个眼色，侍从连忙找出早已准备好的铲子，挖出菲儿的身躯，撕开囚衣，色目美人的头完好无损。

被砍掉的不过是一颗早已准备好的死犯人头，头发染了红色。西宁侯用扇子托起菲儿的下巴：“这样的美人，杀了可惜，带回府去。”

一间密室，四面都是坚硬如铁的青石，只有一个极小的通风口。

菲儿被扔在床上，她抬起身子，裙子下长腿纤细，摆了个诱惑的姿势，媚眼如丝：“侯爷果然色胆包天，我可是劫法场的要犯呢。”

“劫法场的要犯已经死了。”西宁侯捏住她的下巴，“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本侯的女奴！你今后只需做一件事，就是讨好本侯，否则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”

他俊美的笑容包含了一丝残忍的意味，菲儿却没有害怕的意思，依然笑得魅惑：“我会让你舍不得对我下毒手的。”